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菽園雜記卷八

襲封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廩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站船廩給且有馬快船之從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芳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予聞之頗不平言於尙書余公欲優厚之公慨然曰是義舉也卽日奏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起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時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也

近有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左右等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鞵事不下該部卽可之時固安王公復爲工部尙書余肅敏問之曰府庫衣袴之富

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王公曰祖宗之制
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其不勞縫製得
以尅日起行京衛軍士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歲給與
布疋綿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
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旣給以布花而又加此非惟失預
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於國體胥失之矣余公
服其言

每讀春秋左氏傳列國大夫或論事或諫君動輒陳古制度
如指諸掌共父文伯之母雖一婦人而其敘王后親織元
紬以下云云本末不遺如此則當時學士從可知矣於此
不惟見古之人才皆有有用之學亦可以占先王教化之盛

矣今吏部每選考試監生作經義有不能記本題者任意書平日所記文字塞白名曰請客文章亦得除授有司一職云此風自宣德以來已有之矣夫時文與古義雖大不倫而姑恤之政蓋無有甚於此者嗚呼使此輩而寄以民事欲民之弗病得乎

嵇昭蘇州崑山人正統六年任知灤州涉獵古今涖民得體尤善楷書十三年以外艱去至今不忘其善此永平府志名宦條所載然崑山未聞有此人豈其先流寓他處出身籍貫猶書所自與記以備考

廣陵之墟有五子廟云是五代時羣盜嘗結義兄弟流劫江淮間衣食豐足皆以不及養其父母爲憾乃求一貧嫗爲

母事之甚孝凡所舉動惟命是從因化爲善鄉人異之歿後且有靈異因爲立廟吳中祭五通神者必有所謂太媽疑卽此鬼也噫人莫不善於爲盜而亦有風木之思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泯也況非其真母而皆能循其教卒化爲善不亦尤可取乎世有親在而不遵其教親歿富貴而不思者視五子能無愧乎

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七八百里胡虜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時嘗因言者欲築立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時胡虜巢穴其中春

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則是非不可以駐收耕種也當再詢其所以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嘗在定州適知州送馬神昨因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生入揖問之亦然蓋此禮之不講久矣但不知太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天妃之名其來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爲妃然則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時莆田林氏女有靈江海中人稱爲天妃此正猶稱岐伯張道陵爲天師極其尊崇之辭耳或云水陰類故凡水神皆塑婦人像而擬以名人如湘江

以舜妃鼓堆以堯后蓋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像求之而謬爲此也

翰林院尙寶司六科官其先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皆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爲定位六科本與尙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今遂爲定居

沈通理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一空櫃中其髮莖莖相結凌季行言褚御史昌允家人遇雷震死徧身衣皆裂成細條闊狹如一邵文敬言其鄉雷擊一佛殿兩鴟尾皆失去蓋脊筒瓦內石灰泥撒淨如掃而瓦

復不動張汝弼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
去其舌夏德乾御史知新淦縣言本縣一山有雷神甚靈
異嘗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嘴爪如鷹者三
盤旋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
梢俱深入寸許無一差爽瞿世用御史嘗知崇仁縣一日
雷雨中有物墮譙樓黑色無頭尾其圓徑丈餘不久復飛
去疑其爲雷神此皆平日聞坐客所談因類記之

羣舊作群云高皇惡君與羊竝命移君羊上臬舊作昶云文
皇爲夏中舍改書崑舊作岷云岷尹馬文炯欲鎮壓其民
改書此鄉俗相傳然羣崑古字觀韻書可知臬字嘗於山
東憲副陳善所觀趙松雪墨卷見之蓋徧旁上下自昔竝

用祖宗及文炯或者改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甲申進士章茂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老賢賢對以音與陝同因命改姓陝近時山東布政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有警上覽疏見其名嫌德盛於得勝相近命改名靖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嘗被薦徵上京師授春坊諭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以理學名有司嘗應詔薦上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駕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誚之云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冤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尙寶諸內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老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尙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襄王因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於其處已積塵埋沒寸餘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亦以此云

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三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

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戴御史用字廷獻江西高安人未第時嘗延一師於家塾師好爲人作訟牒用父却之其俗凡爲師棄於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處鄰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直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撈掠乃自誣服用家出重賞購求能得其蹤跡者踰年忽一人報其匿處乃俾爲鄉導果得之事始白後登成化丙戌進士第仕至貴州參議彼衡門褐夫不皆用伍則死於冤獄者豈少乎此典刑者所以不可不敬慎也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饋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

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揚
親聞其事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縣一棺去地四五尺
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下不能開眼民懼
急趨出沙已沒跣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
棺蓋觸其機發也

山西之石樓永昌陝西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術名小法子
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卽死始覺時急求解法則免
廣東西人善造蠱置飲食中中之卽腹脹死以藥物解之
卽吐出本形或魚或蛇或蝦蟆而愈雲南孟密等夷有術
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卽痛不能

勝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股視之果木也此皆問之其鄉人皆以爲實有者

成化初江淮大饑都御史林公聰以便宜之命賑濟駐節揚州令御史借糧十萬石於蘇州府知府林公一鶚以蘇爲閩浙衿喉江淮衝要萬一地方不靖無糧其何以守不許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鶚知大體云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麀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兩家擇配已酉二命相當皆佳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可作佛女卑爲婢女又可爲奴亦可喜

史傳所載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陸終氏娶鬼
方之女開其左右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
生出母右脇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先儒多以為
妄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子從右脇下小腹上
出宋時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皆創
合母子無恙二事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巡按
鳳陽御史周蕃奏靈璧縣民家生一子潰母臍下而出創
潰處尋愈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當亦不誣也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卽三代寓兵
於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
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

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
十常七八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
善於作弊無惑乎什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
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有等軍士永樂間
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
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爲
常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爲身謀其不敢逃者爲子
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爲主而以此法繩
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想亦不至今日之
甚也

急須飲器也以其應急而用故名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

爲飲器註云飲於禁反溺器也今人以暖酒器爲急須飲字誤之耳吳音須與蘇同今稱煖熟食具爲僕憎言僕者不得侵漁故憎之王宗銓御史嘗見內府揭帖令工部製步甌云卽此器乃知僕憎之名傳譌耳直駕校尉著團花紅綠衣戴飾金漆帽名曰只孫鵝帽只孫衣名今人有稱執金吾帽者亦似是而非也

醫士劉溥字原博博學能詩畫士范暹字啓東讀書善談二老皆蘇人在宣德正統間館閣諸公皆愛重之原博僅官太醫吏目啓東終身布衣而已意者當時士人皆知自重不肯干人當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厚而然邪吾於是不能無感